



■王国梁

20世纪80年代，我还没见过元宵是啥样。我对元宵的概念来源于一首歌：“卖汤圆，卖汤圆，小二哥的汤圆圆又圆……”听别人说，汤圆就是元宵，圆圆的、白白的，味道甜甜的。不仅是我，大部分北方的乡下人都没吃过元宵。

那年，父亲买回家一些元宵。终于见到元宵了，哥哥急切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赶紧煮熟了尝尝！”我兴奋地说：“我要吃一大碗！”母亲正要去煮元宵，父亲拦住她说：“别急，一会儿把爸妈还有老二、老三一家叫过来，咱一大家子一起吃元宵！”这是我们家族的习惯，谁家有什么好东西从来不会独享，必定要拿出来分享。祖父常说：“咱一大家子要有福同

享，互相帮衬。团结起来力量大。一家人拧成一股绳，家才能兴旺发达！”

这些年，三叔家杀了年猪，必定要分给我家和二叔家；二叔家蒸了年糕，也必定要分给我家和三叔家。平时谁家吃顿好饭，比如包饺子、蒸包子之类的，一定会让孩子端一些给祖父祖母和其他两家。在这样的大家庭中，我们都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。血浓于水，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最深厚的。

想到这些，我为刚才说的话感到惭愧。哥哥也挠挠头说：“我吃一个尝尝味儿就行了，也让我亮和大强他们尝尝。”我赶紧说：“妈，我去叫他们！”

一会儿，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我家。堂弟听说要吃元宵，兴奋得像猴子一样。堂妹说，总算要尝尝元宵是啥味儿了。母亲挨个儿点人数，有十几口人。接着，母亲数了数元宵的个数，笑了：“不多不少，正好每人两个！咱有福同享，都尝尝。等以后生活条件好了再

多买些，让你们吃个够！”

二婶帮忙刷锅，三婶帮忙烧火，大家一起动手煮元宵。孩子们在院子里跑着跳着，祖父和祖母坐在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

元宵很快煮熟了。母亲先给祖父和祖母盛上，然后给每人盛了一碗，半碗水里面，只有两个白白的元宵，不过那淡淡的香甜味道还是非常诱人的。大人们舍不得吃，要让孩子；孩子们坚决推辞，一定要大人也尝尝。每人两个元宵，一家人就这样吃了起来。

我们都是初次吃元宵，感觉很新鲜。仅有的两个让我们吃起来格外珍惜，甜甜的、糯糯的，是我们不曾尝过的味道。吃完后，祖父说：“元宵虽小，情谊却深。家人互敬互爱，咱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好……”

如今，大家庭已经有30多口人，但还保留着过年齐聚的习惯，为的就是体验这种有福同享的气氛。我们不仅有福同享，还做到了有难同当，日子都过得幸福甜蜜。



国画 虎虎生威

陈凤莲 作

吃元宵话团圆

心中那轮明月

■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

抬起头时，已是子夜。

开窗，寒冷的空气涌灌而入。透过楼栋之间的空隙，街上长明的灯光依然闪烁，像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瞪着没有丝毫困意的眼睛，注视着一切。

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多么美好的团圆之日，有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的幸福，也

有天涯之人深情的“隔千里兮共明月”，彼此共对皓月之镜，醒时月是圆的，梦里月也是圆的。

四周一片寂静。追溯时光，二十年前的正月十五之夜，鞭炮声盈耳，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烟花味道。那时的元宵夜是鞭炮烟花集中绽放的盛宴，一挂挂红得耀眼的鞭炮“噼里啪啦”炸响，浓烟腾空而起，旋即四散，然后变淡、变轻、变柔，慢慢升腾，随风飘摇，最后弥漫在空中。那时，家家都买有不少鞭炮，好像只有握着鞭炮才能实实在在触摸“年”的骨骼与肌肤。

岁月无言，早春清寒。即使最黑的夜，心中也有着最圆的月。那既是每个月天上月亮的巅峰，也是每一日人间与亲人团圆的渴望。

记忆里的花灯

那里才是真正的灯的海洋。说闹花灯一点儿也不夸张。因为在那天晚上，十里八乡的百姓会蜂拥而至，将并不宽敞的大街挤得水泄不通，嬉笑声和着那五彩缤纷的花灯，将浓浓的夜色衬托得光彩夺目。

祖母是最爱热闹的人，也是最钟爱花灯的人。当天下午，祖母早就做好了晚饭，吃完后蹬着三轮车载上我们一路飞奔，生怕晚了看不见似的。记忆最深刻的一次灯会，是我一直在一个大狮子灯旁流连忘返，摸摸这、摸摸那，祖母却和小胖他们到别的地方

观看了。等到祖母气喘吁吁地回头来寻找我时，我还在贪婪地看灯呢！祖母对着我好一顿训斥，我再也不敢大意了。

再后来，祖母越来越老。我上初中时，祖母摔了一跤，不会走路了，说话也含糊不清。记得那年看灯，是我和小胖骑着三轮车载祖母去的。那次祖母尽管一直在车上坐着看，但她那满脸的兴奋和那眼角溢出的泪花让我久久难忘。那个新年，也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年。愿花灯永远照亮我们的记忆、照亮我们美好的明天！

老家的烟花会

燃放起来那才叫一个绚烂多彩。

随着太阳慢慢西沉，人们的情绪已燃了起来。为了占一个好位置，人们早早地吃过饭，拉上亲朋好友，有说有笑地赶往烟花燃放场地。烟花架旁人声鼎沸，大家都在猜测今年的烟花架上会有什么新产品，和往年比会不会更加好看。总之，不到燃放那一刻，人们是不会闭上嘴的。这时，在人群来回穿梭的也少不了吹糖人的、卖糖葫芦的、卖麻花的……叫卖声、打闹声、问候声，声声入耳。但这一切都会在“吱”的一声之后俱归于沉寂，偶尔的一两声小儿哭闹，也会在大

人的轻声吓唬下只剩下抽泣。

天已完全黑了下来。随着烟花架上钻天猴“吱”的一声飞上天，烟花大会便正式开始了。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烟花架和深沉的夜空，绝不会乱说话。那一刻，人们的心在作最后的放松，因为赶会之后人们又要各奔东西，追求他们理想中的生活了。

一片片雪花在春头跳着最后一支舞，精彩却孕育着希望，昨夜的烟花碎片被湮没在一片雪白之下。一切又归于平静，人们开始各忙各的。戏会落幕，烟花会散，但生活还得继续。

别样情怀

■马亚伟

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组花开的照片，从不同的角度拍出了花之美，并附有文字：“我养的解忧花开啦。”照片上的花开得正盛，宛如一树风铃，似乎能听到“叮咚”作响。

不过，朋友养的花我认识，根本不叫什么“解忧花”。我发微信纠正她说：“这种花叫‘水晶茉莉’。你听谁说过它叫‘解忧花’？”朋友发过来一个大笑的表情说：“对我来说，花开能解忧。所以我叫我的花为‘解忧花’！”朋友的这个说法倒是蛮新奇的，解忧花这个名字也蛮好听的。

朋友继续说：“我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：每

一朵花开，就要解我的一个烦忧。没想到这样真不错，很有治愈效果。我有时候一个人独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花一点点开起来，好像真的能听到花开的声音。等到花朵满枝的时候满屋子的馨香，我心中的烦忧也一点点消散了。整个人像被花香熏染过，觉得心里亮堂堂的，仿佛有万丈光芒照进来一般。那些琐碎的烦恼全都无影无踪了。何以解忧？唯有养花！”

原来朋友的“解忧花”是这样来的。我很欣赏她的自我疗愈方法，用美好的事物来愉悦自己，达到排解负面情绪的目的。人生在世，烦恼和忧愁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。善于排解

不良情绪，是一种生活智慧。

我想到了爱人养鱼。我经常看到她静静地坐在鱼缸旁看着那几条鱼在水里游来游去，有时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。我很纳闷，天天看这几条鱼，到底有什么可看的。有一次她对我说：“你看这几条鱼，在一个不大的鱼缸里畅游，真的是在玻璃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。看它们活泼的样子，你会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灵气和生动。看着看着，我就会觉得自己成了小鱼，自由畅快地游着，想吐个泡泡就吐个泡泡，想潜入水底就潜入水底。看一会儿我养的鱼，就觉得世界再大，大不过一个鱼缸；万物纷繁，不过都像鱼儿一样简单活着。内心

我养的那些花儿

我性格很相似。大概也是心存感激，每到春天发芽，我就想起来浇浇水，想不起来也无所谓。生长一段时间后就它自发地开花，等我发现，花就开得正好。花开了好几番以后，我想起朋友交代的话：“花开完后你就剪掉枝，别让它长了。等过了冬天，它就又发芽了。”我不知道话我记得对不对，但这盆花绝对是最听话的花。生长、开花、被剪、再生长，好像在为我演示一个倔强的人生。不过这人生我喜欢，自开自落自烦恼，活在自己的世界就好，不用按照别人的意愿过一生。

都说吊兰和绿萝最好养，我却被家人和朋友称为“吊兰杀手”“绿萝杀手”。我养的吊兰总是灿烂一季，等到来年就蔫蔫的。我看到枯

黄的吊兰叶子末梢，总是掂起剪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吊兰舒展的身姿顿时成了秃尾巴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种花还有一个词语叫“翻盆”。吊兰的根基太繁茂了，在盆里缠绕，新的一季需要把土和根倒腾一番换一换土。

阳台上最不能提的是两盆兰花。妹妹从湖北带回来的花，妹夫整好土、买好盆，选了最好的送给我。千叮咛万嘱咐浇水要浇透，可以十天半月浇一次，不能经常浇。我答应得非常好，也记得拿桶来泡半个小时。但我的记忆力经常和我开玩笑。有一次泡兰花时，我竟去了许昌，那盆兰花在阳台上足足泡了六个小时！

我人虽然懒，但热爱种花的心不死，那就继续折腾吧！

心灵漫笔

文学照亮人生

■特约撰稿人 温媛媛

我的文学启蒙人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喜欢看书，家里的书籍是我年幼时最好的伙伴。父亲看的书比较杂，《七侠五义》《天桥演义》《麻衣神相》《家常菜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母亲》《聊斋志异》等，小小的我常常读得一知半解。

初中时，家中的书已远远满足不了我的读书欲，于是开始租书看。整天沉浸于小说故事情节中，感叹写书人天马行空的思维，梦想着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小说家，写出扣人心弦的故事。徐志摩、汪国真的诗集我曾日翻夜读，试着写过青涩小诗；金庸、古龙、席慕蓉、琼瑶的小说让我魂牵梦绕，试着写过校园故事；《少男少女》《故事会》《小小说》《读者》等让我翘首以待，也试着写过散文随笔。

上中专时，当其他同学出去玩时，我就在寝室静静地看书，直看得入迷。有时，熄灯铃声响起，我就拿出备好的蜡烛，映着烛光继续遨游在文学的殿堂，不亦乐乎。要么读，要么写，总有一样在路上。

与文学的深度结缘是在生完二宝后。那时，我很抑郁，觉得生活像一个大黑洞，不停地拖拽着我跌落崖底。一位同事的一段话像黑夜的一盏明灯，为我指明了方向。他说：“媛媛，不走出去，你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无限的可能。我们在单位里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。我经常看你的QQ空间日志，你会写诗歌、散文，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可以多努力……”同事的这番话将我深埋在心底的文学梦想勾了出来。

我翻出了尘封多年的日记本和写过的文学作品，一页页翻过去，我的心也在翻腾。我减少了自己的社交，开始大量阅读、每天写作。随着心的一日日沉静，我的性格愈加豁达开朗、积极健谈，心态越来越阳光，开始学着接纳自我，与生活握手言和。

文学是有力量的——它能让一个颓废的人变得积极，能让一个郁闷的人找到生活方向，能让积极阳光的人更加优秀，能净化更多人的心灵。

文学，让平凡的我开始闪光。

往事如烟

■刘宏伟

老家的小院里，不知何年何月开始生长藿香，最多时候长了几十株，且年年发芽，恣意生长。所以，大院总弥散着一种特有的植物芬芳，记忆的阍门也总在阵阵香气里打开……

爷爷是十里八乡颇有名气的看病先生，开过一家药铺。但爷爷的名气不仅是靠治疗伤寒病效果好而来，还有他的善行善举和仗义疏财——遇到穷困之人，少收钱或不收钱是常有的事。

爷爷老来得子，对父亲虽然宠爱有加，但在教育上很是严格。父亲5岁时就背《药性赋》《汤头歌》，开始了医学启蒙。

爷爷去世的时候，父亲14岁，叔叔8岁，奶奶双目失明。尚未成年的父亲和叔叔突然没有了爷爷这棵大树的庇护，顿觉无依无靠。但父亲没有被苦难压倒，凭着家传的医学知识，挑着担子到集市上卖中药以维持生计。为了进到既便宜又质量好的中药，父亲常常要步行两三天走到禹州，仅凭肩膀挑，一趟下来买回来的中药也有限。在过去的洪陈店集上，一河之隔的张湾村的姥爷就是相中了父亲的聪明与能干，没有嫌弃他穷，把姑娘许给父亲，父亲才有了一个安稳的家。

母亲没有上过学，但善良能干，家中的事里里外外都是她来撑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凭借念过几年私塾和拥有一技之长而参加了工作，先后创建了好几家门市部，经销中西药，且都经营得非常好。母亲在家供养我们兄妹6人，拼命地挣工分，再苦再累从无怨言，好让父亲在外安心工作。退休后，父亲回到老家开了中医诊所，充分发挥他的一技之长。

炎炎夏日，我回到老家，母亲做的捞面条是我的最爱。她常常摘下最嫩的藿香叶，配上自家种的大蒜放在一起捣成汁儿，既是捞面条的绝配又护肠胃。我总觉得，没有这料汁儿，捞面条就缺少了灵魂。秋天，母亲将成熟的藿香从根部割下，切成小段、晒干，就成为一味中药。如今，很多人还把藿香当成了一种观赏植物。每每闻到藿香味儿，我都会想起老家的院子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长大成家，走出了飘散着药香的家。如今，依然生活在老家的父亲少言寡语、行动缓慢，但他那踏实肯干、自立自强、不怕困难、乐观向上的良好品格，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